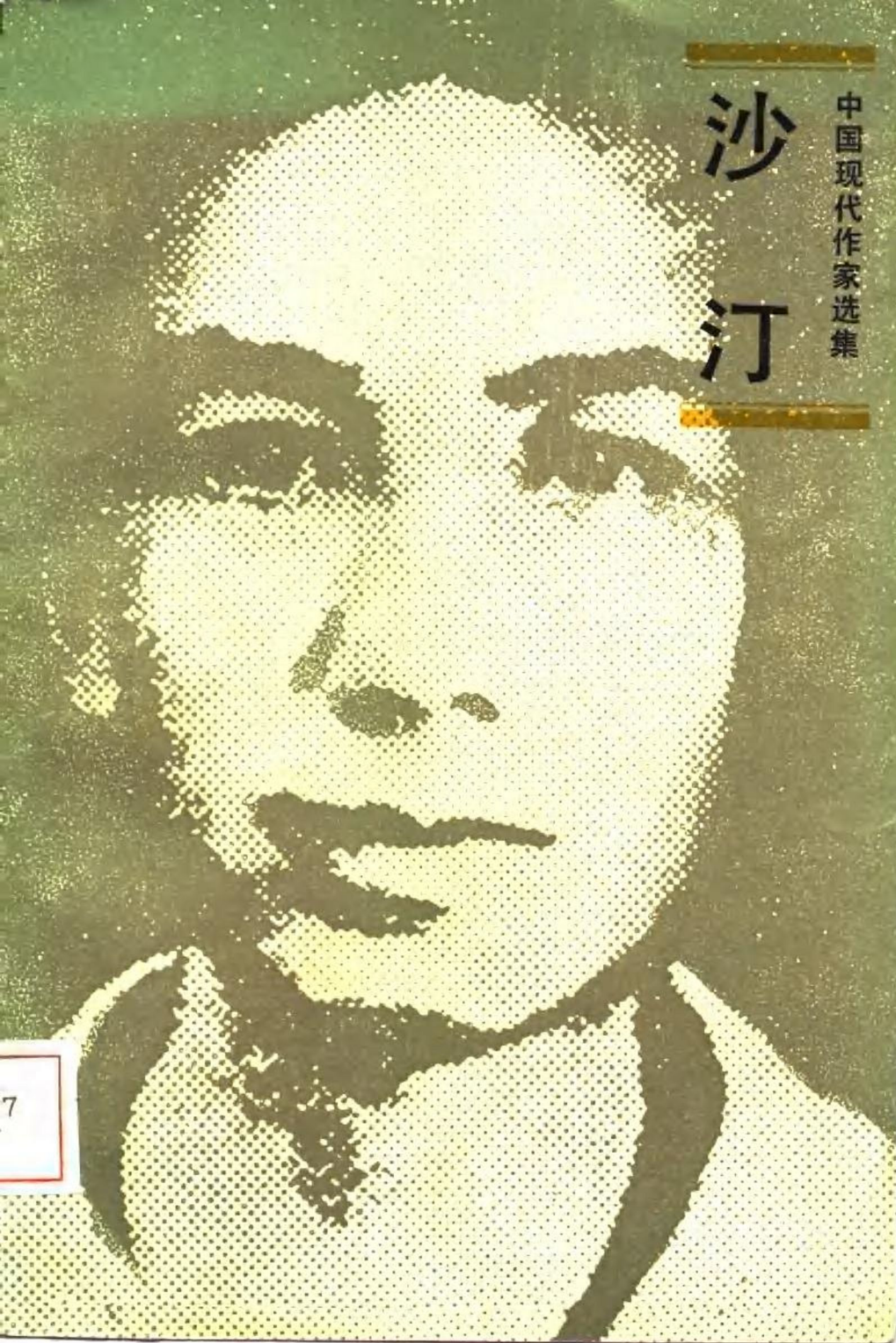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作家选集

沙汀



编者：张大明
责任编辑：张伯海 孙可中 盛绮云
装帧设计：廖远明

沙汀
Shā Tī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9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3}{4}$ 插页6

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900

书号 10019·3981

定价 2.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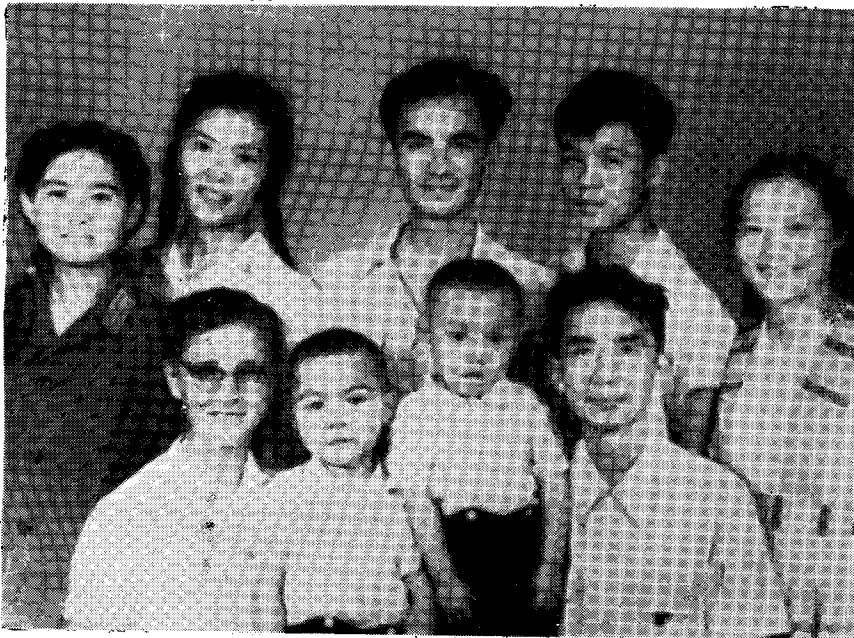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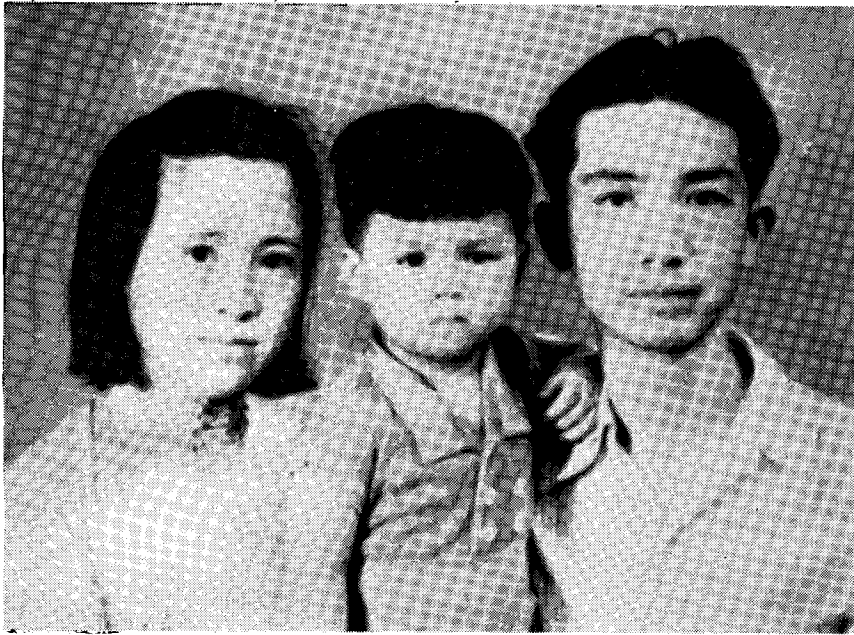


作者近影



上图：1929 年与四川省立师范学校同学冯棣（右戴眼镜者）合影

下图：1936 年在上海摄（自左至右前排为白薇、杜谈、王梦野；后排为艾芜、沙汀、杨骚）



上图：1936 年与夫人黄玉顾、子杨礼合影于上海
下图：五十年代全家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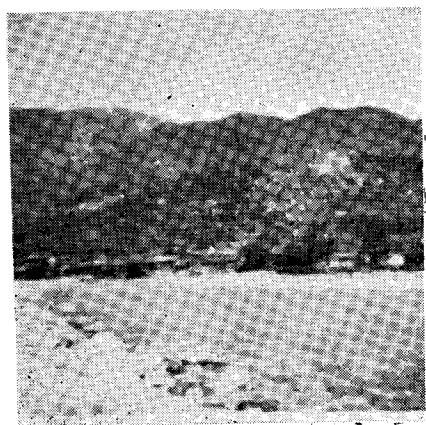
上图：1976 年与家人于成都望江楼公园合影

下图：1979 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与黄药眠、寒先艾、艾芜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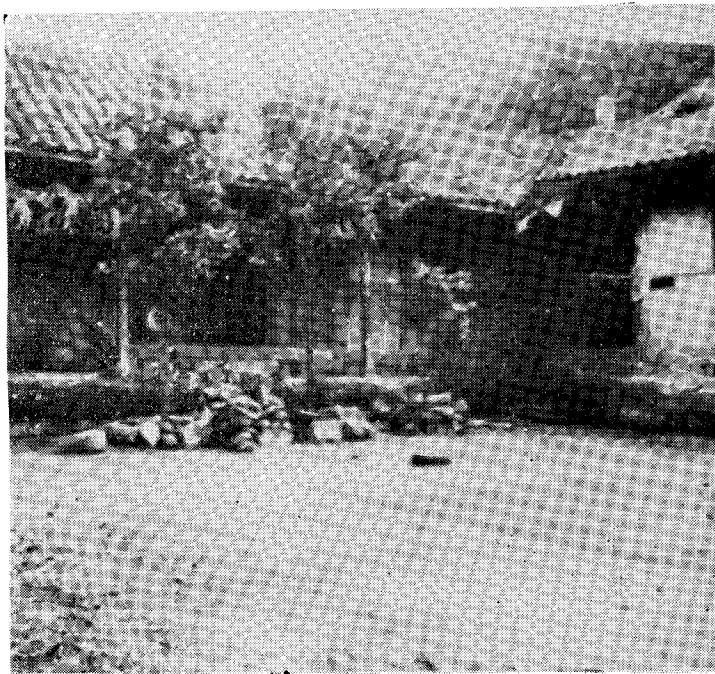
上图：1981年夏在四川成都疗养时，在家读报（官晋东摄）

下图：沉思（1982年初夏摄于北京寓所）



上图：坚持写作（1982年初摄于北京寓所）

四十年代，沙汀常避居距安县七十五里的睢水关创作小说。下左图为全景，
下右图为睢水关一角。（官晋东摄于1981年）



上图：手迹

下图：苦竹庵一农家。四十年代后期，沙汀常住这里写作。（官晋东摄于1981年夏）

白日依山盡
黃河入海流
欲窮千里目
更上一層樓

1982年秋病中墨迹

题 记

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出版于一九三二年，叫《法律外的航线》。一九三六年印行时，改名《航线》，删去二篇，保留了十篇。十个短篇中，只有《恐怖》取材于我青年时代生活过五个年头的成都，其余的，一般说，都不跟四川挨边，更不必说我的故乡，以及我自小熟识的川西北农村小城镇了。因而，这些作品地方色彩比较模糊。

张大明为我编选的这本集子中的作品，却几乎全部都取材于我的故乡。而反映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现实生活的就有很多篇。它们较之我在三八年以前写的《丁跛公》、《龚老法团》等，笔锋犀利多了；而对当时同民族解放事业极不相称的现实充满了愤懑，对统治集团的鞭挞也更少顾虑了。这些作品表明，到了三十年代末尾，我在华北敌后生活了半年多以后，认识逐渐清醒起来。

黄曼君同志在评价我四十年代的创作时，通过对《敌后琐记》的分析，认为我在华北敌后“一段生活中所燃起的热烈的理想之火和思想感情发生的重大变化”，对我“以后的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在敌后的经历同我一向熟悉的所谓大后方的阴暗面相形之下，使我“清楚地认识到了反对专制独裁、争取人民民主对于推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大作用”（《论沙汀的现实主义创作》，长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六月第一版第八八、八九页）。这个论断符合我当年的思想实际，因而颇中

肯綮。

而一九四六年重庆和平谈判时我连续写成的《范老老师》和《呼嚎》流露出来的情绪则更为饱满，就在笔触上也不复像以往那样冷静了。到了四十年代后期那些历史性的转折关头，我甚至把自己的作品当作掷向敌人的投枪。小说《炮手》、《选灾》反映了我当日的思想感情。

愈到后来，如像《医生》、《酒后》和《减租》一类作品，更不妨说是感情爆炸时的火花。单拿我个人的处境说吧，打从内战序幕揭开时起，随着战局的发展，在我一向蛰居的农村，竟连容身之地也没有了！我在四十年代末尾的两年，不得不于胃出血后一再转移。而上面所提到的《医生》等这一类作品，大都是我久病初愈后的即兴之作。

这本集子并没有选辑《炮手》、《选灾》、《呼嚎》、《医生》、《减租》、《酒后》，我的笔跑起野马来来了。这真也有点情不自禁，我得赶快结束，否则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最后，我想添上一笔，这本集子中全部作品都是建国前写的，我在这里所说的又大都属于思想内容，对于今天的读者说来，它们的艺术性如何？社会效果又怎样？只有根据出书后的反映来判断了。但望它们尚不至于过分浪费读者的宝贵时间。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七日

目 次

题记.....	1
---------	---

作 品 部 分

航线.....	3
祖父的故事	14
人物小记	26
兽道.....	30
在祠堂里	41
代理县长	52
龚老法团	64
联保主任的消遣	76
在其香居茶馆里	86
公道.....	102
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	115
三斗小麦	135
一个秋天晚上	153
替身.....	167
范老老师	180
生日.....	194

资料部分

谈谈人物的创造(节录)	沙汀	207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节录)	沙汀	212
《法律外的航线》(节录)	茅盾	219
关于沙汀的短篇小说(节录)	金丁	220
论沙汀创作的现实主义特色(节录)	黄曼君	225
沙汀创作剪影	张大明	237
沙汀生平及著作年表	张大明	259

作品部分

航 线

鼓动着钢铁的脉搏，喷着气，船朝前进行。

在这以上，曾经过石门滩、瞿塘一带地区的时候，急流，夹江的峭壁做成的阴影，“神匪”，真使人忧郁，害怕；船好像在深谷里航行。那些被压榨得走投无路的人们，头缠红布，穿着打结搭的烂裤子，站在石岩上，山坡上，翘起脚尖叫吼。他们可并不如传说一般，涉水如履平地，挥刀头落；而且那些饿缩了的身体，的确确曾经为护船的洋兵所洞穿。

现在，是没有急流，阴影和“神匪”了，河岸展开着，仿佛天都宽了好多。

在铅色的天底下，田野、村落、狂奔的犬，幻灯似地掠过去了。这里，从表面看，也正和中国任何一处内地相似，萧索，荒废，阳光都洗不掉的阴郁。然而，人们却向黄色的江岸呆望着，疲倦的眼睛是那么深陷，好像在那些野生的荒草丛中，在那潮湿的泥土里，在这衰老荒凉的外表下，正在出现着一个崭新的局面。他们过一分钟松一口气，而猜想着未来的一秒一刻将会碰见怎样的奇迹。

当岸上那些高架着的写了标语的木牌，正对面奔了过来的时候，客人们都把头伸过船舷，连不识字的也睁大眼睛，推开别人的头和肩膀。

“那不是么？——看！……”

“往这边看过去呀，瞎子！……”